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德]奥托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墨索里尼

(上)

[德]奥托著 孙占国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前 言

墨索里尼(1883-1945年),意大利法西斯鼻祖,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元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

墨索里尼出生于意大利弗利省多维亚村的一个破产农民家庭。190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01年毕业于师范学校。1904年应征入伍。1906年退伍后,曾任小学、技术学校教员,社会党省委书记,社会党领导集团成员兼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因主张同英法一起参战,并在自办的《意大利人民报》上著文辱骂反战的社会党人是“卖国贼”,被开除出社会党。1914年10月,在米兰参加领导意大利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次年1月,又将该组织改名“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1915年5月,意大利政府参战后,应征开赴前线作战。1917年,因踩爆地雷身负重伤后离开部队。1919年3月在米兰建立准军事组织“战斗的法西斯”。1921年11月,又以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人为骨干成立了“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成为该党领袖。1922年10月,率领党徒向罗马进军,夺取了政权,并废除多党制和议会制,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专政。对内镇压一切政治反对派,鼓励和保护私人垄断资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企图独霸地中海。1935年,派兵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1936年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11月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1939年4月,出兵侵占阿尔巴尼亚。1940年,他追随纳粹德国,将意大利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军法国南部,出战北非和地中海。1943年7月,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因军事失利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高涨而垮台,本人被囚。同年9月,被德国伞兵劫至意大利北部德军占领区,就任傀儡政权头目。1945年4月28日德国战败前夕,化装成德军士兵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截获枪决,其尸首被吊倒在米兰公共广场示众。本书详细描述了墨索里尼罪恶的一生,希望警醒世人以此为戒。

译 者

目 录 (上)

引 子	1
第一章 不平凡的出世	3
一、墨索里尼令人惊奇的诞生	3
二、墨索里尼的父亲	5
三、志趣远大的小孩	11
第二章 求学的艰辛	22
一、墨索里尼的教会生活	22
二、神婆指路	28
三、破坏规章，夜不归宿	33
四、短暂的教师生涯	41
第三章 流亡生涯的动荡与不安	45
一、吃不饱饭是常事	45
二、鼓动罢工	49
三、初次被捕入狱	55
第四章 持左轮手枪求婚	63
一、街头的巧遇	63
二、独特的求婚方式	67
三、难改花花公子本色	72
第五章 高明的政治交易	81
一、反战被捕	81
二、二十九岁成为报纸主编	85
三、欧洲火药桶点燃了	89
四、甩手不干了	93
五、从戎生涯	105
第六章 法西斯运动席卷亚平宁	115
一、大战后的政局	115
二、和议成功，意大利一无所获	119
三、建立“黑衫党”	124
四、法西斯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28
五、武装夺权即将开始	135

墨索里尼

第七章 武装 + 宣传 = 权力	139
一、公开要求首相职位	139
二、黑色大军攻向罗马	143
三、墨索里尼组阁	149
第八章 闭嘴吧！反对派	156
一、恫吓议会和报纸	156
二、披上了合法外衣	162
三、疯狂报复反对派	165
四、成功运用两面手法	169
五、走向一党专制	175
第九章 全面实施独裁统治	181
一、确立无上的地位	181
二、经济繁荣只表现在数字上	185
三、文化艺术必须与政治协调一致	190
四、议会成为彻底的摆设	192
第十章 炮制“领袖”神话	196
一、“我就是拿破仑”	196
二、国王成为垫脚石	203
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207
四、疯狂的个人崇拜	213
第十一章 暗杀的子弹射向“领袖”	219
一、向国外渗透和干涉	219
二、墨索里尼仇恨和平	223
三、事无巨细的礼节	232
四、幸运地躲过暗杀	236
第十二章 法西斯主义与武力政权	244
一、粗俗的外交表演	244
二、镇压索马里起义	249
三、征服利比亚	251
四、插手中东和中亚	259
五、“我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	261
六、列强间的明争暗斗	263
第十三章 占领埃塞俄比亚	269

一、将军提议准备好毒气	269
二、寻找开战借口	277
三、塞拉西皇帝自己跑了	281
四、晋封意大利第一元帅	291
第十四章 攻打西班牙	296
一、不让意大利人享受和平	296
二、西班牙发生内乱	302
三、希特勒渔翁得利	309
四、得不偿失的胜利	318
第十五章 女人、世界都要征服	330
一、不老实的领袖	330
二、二十岁少女让他怦然心动	336
三、“领袖”的畸形恋情	348
第十六章 两个独裁者	363
一、“德国的成功是仿效了意大利”	363
二、希特勒得寸进尺	368
三、“元首”访问受欺凌	372
四、德意关系渐趋紧张	382
五、墨索里尼沦为德国的附庸	391

引子

1945年4月27日，一支军容不整的德国军队正向意大利与瑞士边境上的通戈市前进。在一辆有篷的德国军车上，躺着一位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老人。他身披一件军大衣，头戴一顶德国士兵的钢盔，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的墨镜。这位伪装成德军士兵的人正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专制魔王墨索里尼。就在几天前，墨索里尼带着不少财产、机密文件及少数随从仓皇出逃。当来到穆索镇时，恰遇准备通过瑞士撤回德国的一个德军车队。墨索里尼犹如落水者捞到了一根稻草，与德军车队结伴而行，并假扮成德军士兵的模样。

一路上，墨索里尼一直十分深沉，可内心里却像开了锅，思绪难平：当年八面威风，如今却身败名裂！

他想到了当年的进军罗马，多么……多么……英勇！多么……多么……荣耀啊！

就在宣布进军罗马的当天，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革命宣言》”：

“……

法西斯拔剑斩断那束在人民身上的绳索。我们请上帝与五十万战死者的神灵支持我们的行动，保持意大利的平安与法西斯伟大行动的胜利。”

“全意大利的法西斯战士们！要无愧于一个罗马人，鼓起你们的精神和力量吧！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其后不久，在那不勒斯召开的法西斯党代表大会上，墨索里尼“斗志激昂”地对代表们说：“假如我们不能和平接受国家政权，便带兵到罗马去，用武力夺取政权。”会下党徒们立刻奔走相告：“到罗马去！到罗马去！跟我们的领袖到罗马去！”

在墨索里尼的威胁下，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吓得不敢作为，有些乖乖投降了，有些摇尾乞怜，要求法西斯手下留情。有些像老鼠一样，偷偷藏了起来。于是，墨索里尼如愿以偿，顺利获得政权。

想到这里，墨索里尼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自己断析大局，在最有把握的时机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挑起北非地中海战火，为何到头来落得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墨索里尼确实能够察言观色，参战时机选得恰到好处。1940年3月，

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见面后，断然决定：“我坚决按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战争。”希特勒的军队狂扫西欧，一冲破法国的索姆河——埃纳河防线，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参战的时机已到，便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法国投降后，大英帝国成了孤海上的独木舟，飘飘摇摇，希特勒的空军对英国施行了毫无顾忌的轰炸，素有“雄狮”之称的首相邱吉尔领导英国军民在苦苦撑持局面。墨索里尼认为这是夺取英国非洲殖民地、建立环地中海的意大利帝国的最佳良机，9月13日，格拉齐亚尼率领大军进攻埃及，二战战火迅速烧到了北非。

然而，12月9日，英军五万人在英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指挥下发起全面反攻。英军势如破竹，意军败如山倒一般。至1941年2月7日，英军几乎全歼意军八个师、俘虏13万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墨索里尼眼睁睁看着不但埃及没夺到手，而且苦心专营多年的殖民地利比亚也要赔掉。这下可气坏了墨索里尼，也急坏了希特勒。希特勒遂派大将隆美尔，率德国远征军支援北非。

想到这里，墨索里尼脑海中又浮现了短暂光辉的一幕：1942年7月间，隆美尔到达阿拉曼，隆美尔的大军已经快到看到埃及金字塔塔尖了，自己也准备大大列列地开进开罗城。可惜自己的得意算盘又落了空：希特勒的主要注意力不在北非。北非地中海战场是意大利和英国的主要战场，德国和美国的二流战场。邱吉尔和罗斯福能够同心协力，共同合作，自己和希特勒却思东顾西，岂有不败之理？

最令人尴尬和痛苦的是，1943年7月，德意联军与登陆的英美盟军正在西西里岛上酣战，“反叛者们”却胆敢发动政变，软禁了自己。后来幸得希特勒搭救，逃了出来，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然而，此时大势已去，自己逃了出来，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这一时期，墨索里尼万念俱灰，精神不振，情绪波动，时而歇斯底里大发作。

1945年4月13日这天，当潘西诺神父来看他时，墨索里尼好像已经有了不祥之兆说：“你现在向我告别吧，我的神父。谢谢你为我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时刻需要。我知道，我将被枪毙。……我的百日帝国即将灭亡，我应该像拿破仑那样自生自灭。……”

梦境破灭了，墨索里尼想要出走，但路在何方？哪里才是我的归宿呢？

第一章 不平凡的出世

墨索里尼的父亲虽开了一家铁匠铺，却懒得干活，又常饮酒过度、迷恋女色，他的思想信仰如同一个杂货铺。如果说小墨索里尼的思想和行为举止主要受父亲的影响，那么这位日后的独裁者急躁的个性则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

一、墨索里尼令人惊奇的诞生

7月29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罗荷·玛尔托妮尽量克制激动的情绪，一面对镜子化妆，一面默默地说着，今天本不是星期天，但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一定要去教堂做礼拜。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她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7月29日，去年的7月29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罗荷·玛尔托妮焦急地向教堂跑去，脸上一副虔诚的样子。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映入她的眼帘，那是圆拱形的外观，这一崭新的建筑在穷乡僻壤的普雷达皮奥格外引人注目。今天不是礼拜日，通向教堂的路上，没有什么人，罗荷·玛尔托妮望着阳光普照的教堂，百感交集，一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袭上她的心头：

去年的7月29日，也就是1883年7月29日，普雷达皮奥的树林里，小鸟欢快地鸣叫着，呼朋唤友的歌声中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晨曦中的普雷达皮奥，微风轻拂，树枝摇动，鲜嫩的草叶上挂满了晨露，一副诱人的田园画。

太阳冉冉升起，普雷达皮奥的人们，在上午九时整，纷纷步入教堂做礼拜。那是一座古老的建筑，至少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饱经风霜的教堂，外表显得有些破破烂烂了，然而里面的墙壁和设施却保护和修缮得相当整洁，殿堂正中央悬挂着巨型十字架，前面燃烧的大红蜡烛，放射出刺眼的光芒，和朴素端庄的建筑风格融在一起，给人一种庄严的气氛。

牧师那套宗教服饰和他那仁慈温和的表情极为和谐相称，站在十字架前面的教徒们自然地排成方队，视线全部都集中在牧师身上，等候着牧师讲解圣经。教堂里笼罩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氛。教堂的钟声刚刚敲过，牧师正要布道，“轰”的一声巨响，晴天霹雳。

千真万确。刚才还万里无云，阳光普照的普雷达皮奥，风云突起，一个炸雷当空炸开，教堂内的人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烈火已在教堂上

蔓延，原来那是炸雷引燃了教堂内的木架。

被惊呆的虔诚教徒们，下意识地把手射向了十字架下的牧师，奇怪的是，牧师却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前面，人们失望地摇摇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句话，“还不快跑！”大家便纷纷四下逃命了。

哪里还有什么秩序，互相推挤，乱作一团，幸好那天做礼拜的人并不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等惊魂未定的人们站在教堂四周审视大家熟悉的古建筑时，大火已爬上了教堂的顶部，火势之猛烈已失去了控制。

大家仰望天空，烈日当天，万里无云，根本没有下雨的迹象。

晴天霹雳，殃及教堂，大家无奈，只好听任火势蔓延，不到正午，这座古建筑便倒塌了，断壁残垣的惨像令人不忍目睹，也令人不可相信这件事的发生。

罗莎·玛尔托妮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个特殊的日子！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为失去几十年来做礼拜的地方而黯然神伤，也不仅仅因为她所顶礼膜拜的耶稣画像化为乌有，而是因为，1883年7月29日，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的普雷达皮奥上空，晴天霹雳。

怀胎十月性格温顺的罗莎·玛尔托妮哪里经得起这一番惊吓，匆忙跑出教堂她便失去知觉了，一个小生命也因此提前降临于人世。

罗莎·玛尔托妮的丈夫亚历山大·墨索里尼是位无神论者，他很少涉足教堂，那天上午虔诚的教徒们集中在教堂，而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却一个人在自己的铁匠铺里开怀痛饮，因为是星期日，顾客少，生意很冷清。他虽然知道自己快要做父亲了，但却没有料道，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令他提早做了父亲。

这个不称职的丈夫、父亲，雷声过后，依然开怀痛饮，这位天塌下来也不怕的人，过了好一会儿，才得到了教堂失火的消息，于是他怀着好奇心去看了一番热闹，和其他教徒一样站在教堂周围观看火势，教徒们不断的发出哀叹声，为大火烧了教堂而惋惜，而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却对晴天霹雳殃及教堂，不断评论，发表高论，“天灾人祸”，是祸躲不过，你们不是刚才还在做礼拜吗？怎么，上帝并没有保佑大家吧，所幸的是没有人伤亡，……”

他这番不冷不热的话，令众人皆笑，不过谁也不和他一般见识，知道这位铁匠不好对付，再说人们也没有心思跟他浪费时间。

有一句话让亚历山大·墨索里尼真的说对了：“所幸的是没有人伤亡……”

躺在地上呻吟的罗莎·玛尔托妮已失去了自理能力，迷迷糊糊地昏迷了过去，她根本没想到那个该死的亚历山大·墨索里尼此时此刻就在教堂，而且还在那里说风凉话，嘲笑教徒们。

幸好一位体弱的老太婆从罗莎·玛尔托妮身旁走过，发现了早产的孕妇，及时采取了措施，否则，我们的主角便……

罗莎·玛尔托妮望着眼前的新教堂，不由得想起那令人惊心的一幕，所幸的是，晴天霹雳中早产的婴儿，竟然活了下来，看来似乎也没有被吓出什么后遗症来。

虔诚的天主教徒，总认为冥冥之中的上帝有意安排，让她母子遭受一次打击。谁让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呢？祖先犯下的原罪，来世的子子孙孙受到报应，可见宽仁的上帝是何等的公正无私啊！罗莎·玛尔托妮只要一有机会便为小生命祈祷，愿上帝祝福于这个小生命。

令罗莎·玛尔托妮最伤心的是，丈夫亚历山大·墨索里尼，这个无神论者，犹如一头野性十足的毛驴，口不把门，满嘴胡说八道，竟然说什么“小家伙福大命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天啊！人都快死了，还说什么福大，那天烈日当空，晴天霹雳，没准就是这家伙造的孽，父债子还，幸好没伤人命，亚历山大·墨索里尼仍然不从中汲取教训，依然如故，胆战心惊的罗莎·玛尔托妮认为，他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的……

出世如此不平凡的婴儿便是本书的主角本尼托·墨索里尼。

二、墨索里尼的父亲 ——思维混乱的无政府主义者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出生了。

墨索里尼家乡叫凡兰那提考斯泰，是意大利东北部弗利省普莱达比亚区杜维亚镇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地处亚平宁山脉，环境优雅，风光迷人，土质含硫，特别适合种植葡萄。虽属亚平宁山脉，墨索里尼家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却有一小片平原，名称叫弗利平原，肥沃的土壤适于庄稼生长，所以墨索里尼说他的祖先是农民，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和千千万万普通农民一样，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种收获，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收获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幸福生活并不因为农民的善良美德而降临到他们头上。回报他们辛勤劳动的却是饥荒、冷酷和有钱者的为富不仁。

到了墨索里尼祖父的时候，情况发生了转化。他的祖父曾当过军曹，

墨索里尼

后来经营小生意，不再是本分的农业生产者了。

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墨索里尼，也就是老墨索里尼是个打铁匠，开了个铁匠铺，老墨索里尼和他的父亲——墨索里尼的祖父是两个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父子俩都对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不满，由于言行过激，被当局抓去坐过牢。这就正应了乡间那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墨索里尼的铁匠手艺好不好，无关大局，因为他这个人虽名为铁匠，却不愿意干活。老墨索里尼既懒又馋，又常常饮酒过度，酒后无德，迷恋女色，这种人十有八九是败家子，常常外出借债。但是，他又有一套获得可怜的歪本领，自己穷得丁当响，到处伸手要钱，却又看钱财很轻，乐于接济自己的伙伴。再加上善于演讲，富于煽动性演说，又不怕坐牢狱，敢率领同伴砸碎选举箱，甚至恐吓保皇党的警察人员。由于这种个性和种种表现，他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被选为普莱达比亚区的议员。

参加议员竞选的人往往都要把政党的贴子贴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老墨索里尼的党派归属是怎样一回事呢？其政治信仰或思想觉悟又如何呢？

这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老墨索里尼，在普莱达比亚区是小有名气的社会党人，激进分子。就是在整个意大利，他也是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他是亚平宁半岛最早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之一。尽管他自我标榜为社会党人，他的思想却如同一个杂货铺，头脑中混杂着不少自相矛盾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的思想，乃至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老墨索里尼是不是信教不重要，因为他很少带领全家去教堂。但他却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他给长子也就是本尼托·墨索里尼起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教名：本尼托·阿米尔卡莱·安达莱尼，目的在向儿子灌输自己的叛逆思想。这个很长的教名来自老墨索里尼极其崇拜的三位英雄：美洲墨西哥人的本尼托·胡亚雷斯，另外两个都是意大利人：阿米尔卡莱·西浦里尼和安达莱尼·柯斯塔。三人都具有十分反叛的思想。

大西洋彼岸的本尼托·胡亚雷斯确实属于墨西哥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优秀的民主主义者，美洲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他出身于穷困的农民家庭。1854年参与推翻墨西哥反动独裁政府，革命成功后任新政府的司法部长，制订胡亚雷斯法，废除教士与军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后来又发动新的政治运动，组织新政府，出任总统，对墨西哥政治进行一番改革，并领导墨西哥人民抗击了拿破仑三世的人侵活动。他是理所应当的民族英雄。

老墨索里尼给长子取名本尼托·墨索里尼表明他盼望儿子早日成材的愿望，老墨索里尼并非只把自己的美好意愿停留在默默祈祷上，而是付诸行动，他把自己所接触的意识形态，不加筛选地灌输给本尼托·墨索里尼。

老墨索里尼游手好闲，又喜欢喝酒，结交社会人士，经常在他的铁匠铺里纸上谈兵。本尼托·墨索里尼刚刚开始学说话时，就受到这方面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墨索里尼在小铁匠铺和众人谈话的内容，一知半解地流入本尼托·墨索里尼幼小的思想中。

“马志尼的父亲是有名的医生。”老墨索里尼边喝酒，边向坐在铁匠铺里的邻居们大吹马志尼，本尼托·墨索里尼在众人中间蹦来蹦去，听着似懂非懂的言论。

“马志尼，年少得志，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烧炭党。”

“学生不好好读书，搞党派活动，难免有不务正业之嫌吧？”一位老者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轻视地向老墨索里尼发问。

“话可不能这么说，”老墨索里尼慷慨地说：“只读书，不问政事，就成了书呆子，成不了大势。要干大事业，就得像马志尼那样，荒废了学业也算不了什么嘛！”

“马志尼可有能耐啦，26岁就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党，要搞革命就得来真的。你们大家明白吗？来真的就是拿起枪杆子，光嘴巴好使没有用，马志尼为了复兴意大利，组织了几次革命，仍不死心。这就叫有志气，否则虎头蛇尾，势必一事无成。”

其实，老墨索里尼欣赏的是马志尼的密谋革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样一套激进思想，而对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接受多少。

有时，老墨索里尼又对众人“吹捧”无政府主义，“怕什么，胆小不能做将军，政府不为咱民众办好事，就要跟他干，皇家的警察有什么可怕的，脱了虎皮，也是平头百姓。”

“对，前几次要不是你带领大家砸选票箱，咱们的日子可没有今天这么好过，要是不那样干，那个律师当选了议员，准没咱们的好！”一位中年人连声音和道。

“抓进去蹲几天牢又怎么样？！”老墨索里尼一听这个就更来了劲头，“砸选票箱算什么？这还是轻的呢，走着瞧吧！”

众人也不知他是在吹牛，还是说真的，反正大家都顺着他来，迎合着他的口吻，不愿扫他的兴。

那个灵魂，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飞越直耸的阿尔卑斯

墨索里尼

山，降临意大利，老墨索里尼也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多少也相信一点。

“那个德国犹太人，在伦敦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共产党宣言》，里边有些话讲得好，‘十分有道理’！”

老墨索里尼接着说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但是共产党员却善于隐瞒自己，直到今天，诸位可曾见到过意大利的共产党员？不知马克思的信徒躲在什么地方？”

“没准他们也是秘密的，等到必要的时机自然会露面的。”人群中有人支声说。

老墨索里尼说兴正浓，并不理睬邻居们的反应，接着发挥下去：“‘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十分正确，穷人希望乱，乱了有机会捞一把；富人怕乱，社会乱了，财产容易被穷鬼们分去，弄不好连命也会失去。穷鬼反正是穷，死了就算受罪受够了，富人的命可就值钱了，他们怕死，福还没享够。”

老墨索里尼最口服心服的人要算是马基雅弗利，最佩服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准则。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中的卓越代表人物，堪称政治学的始祖。马基雅弗利仇视教会和贵族，提倡君主专制，但又反对老百姓。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他的政治学说特别强调权力，即所谓权力政策。君主的统治不能离开军队，没有实力，法律再好，纸上谈兵，谈不上什么王权。

老墨索里尼常常向儿子朗诵马基雅弗利的著作，有时还让儿子跟着自己一起读。

意大利北部地区，空气宜人，风光秀丽。清晨，小鸟在树林中飞来飞去，鸣个不停；露珠从草丛的枝叶上悄悄的消失了，满山遍野的花儿含苞待放。迎着早晨的日光，老墨索里尼缓缓地走在山路上，本尼托·墨索里尼像跟屁虫似地跟在身后，这父子俩，不是出来散步，也不是健身，做早操，而是读书。在读书之前，老墨索里尼老生常谈，又问儿子那几个老套的问题：

“马基雅弗利是什么人？”

“你最喜欢马基雅弗利的什么？”

“《君主论》是怎样一部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

“你掌了权，准备怎么办？”

本尼托·墨索里尼便一一回答，十分有信心的，津津有味，没有丝毫

厌烦之意，尽管这些问题已对答过无数遍了。

老墨常爱问小墨的话是：“如果你掌了权以后，准备怎么办？”

“我掌了权……”，本尼托·墨索里尼刚要回答这个问题，和以往一样，老墨索里尼打开《君主论》，暗示他准备读书。照例最后这个问题是不需要本尼托用嘴回答的，因为他对其他几个问题的回答使老墨索里尼充满爱怜而又看到前途，伸出肥硬的手掌在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小脑袋上拍了拍，心中感到无限的安慰。这时，他看见一轮红日正在东方慢慢地升起，光芒四射，撒在山村的乡间小路上。

本尼托·墨索里尼在老墨索里尼手掌刚刚碰到小脑袋时，敏捷地一转身，脑袋一歪，跑到老墨索里尼身前边去了。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被墨索里尼父子视为富可抵国的珍宝。本尼托·墨索里尼爬上独裁者宝座之后仍对此书爱不释手，本尼托年幼的心灵里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主宰事物的欲望。他看着老墨索里尼举着的铁锤，铁锤狠狠地打落在烧红的铁块上，不几下火星四射，烧红的铁块就按老墨索里尼的意志，被打成锄头、镰刀，或大刀，或其他的形状。父亲打铁的手艺，使本尼托产生了联想：一个人，有所作为的男人应该有随意处理事物的欲望和能力。

老墨索里尼给本尼托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本尼托后来回忆道：“我的父亲对我的思想发展十分重视。我原以为他对我并不十分关心，其实他始终在留意着我。随着岁月的流逝，日复一日，我逐渐长大了。我们父子之间开始有了许多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关系也越加紧密了。”

晚上，当墨索里尼全家围着铁匠铺的火炉饮自家酿造的红葡萄酒时，老墨索里尼会乐衷地给儿子高声朗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或生色绘形宣扬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老墨索里尼刚一开口，妻子一边收拾餐具，一边十分生气地怪怨：“又来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教儿子学有用的东西，搞这些奇思怪想有什么用？！本尼托，咱们不听他的，让他一个人在这里发病吧”。本尼托却一动不动，依然等待父亲的下文，老墨索里尼以胜利者姿态嘲讽妻子，“儿子是我的，当然得听我说的，老婆，去忙你的吧。”老墨索里尼心不在焉地说了几句。

“烦死了，没完没了的说这些，听得都烦死了”，妻子忍不住说了几句。

“怎么，你又唠叨开了，你不愿听就走，滚出去，哪里凉快就到哪里去吧！”老墨索里尼试图把妻子打发出去，他们父子可以好好聊一聊。

“都快半夜了，让我往哪里去，我可没有你这个恶棍的嗜好，要么夜不归宿，在外鬼混；要么在家吃喝吹牛，不干正经事儿。要我出去，没门，要走，你给我走，滚，出去疯吧！”妻子一听说让她出去，就大发雷霆，在孩子面前，揭了老墨的老底。

“看你，老夫老妻的了，在孩子面前还开这种玩笑，也不怕本尼托笑话”，老墨倒不怕他的老婆发脾气，他今天之所以心平气和，没有暴跳如雷，拳脚相加，是因为他谈兴正浓，如果爆发了内战，家里搞起来，他和儿子的谈话就没有良好的氛围了，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本尼托见势不好，急忙巧妙地调和：“这样好不好？我也有些不爱听《资本论》了，以后有机会再读这本书，行吗？今晚，换换口味，来一段巴枯宁的怎么样？无政府主义，可有意思了。妈妈，我的好妈妈，你说呢？你不是也很爱听吗？”

● 爱子的折衷方案，家长都能接受。老墨索里尼深知本尼托喜欢听自己讲的内容，即使有些东西本尼托不能完全明解，或有些观点不能同意，也会饶有兴趣地加以明解，也许是出于少年的好奇天性吧。儿子说，他不爱听《资本论》，实在是言外之意之言，为了给他母亲一个台阶。他母亲也知道，这爷俩一个鼻孔出气，兴趣相投，兴趣浓得很，聊到天亮也不会无味的，不过这小子倒挺会揣摩人的心理，善于讨人喜欢，不像老头子，就像一头驴，一说话就尥蹄子，所以她也就不说话了。坐在一边继续干无休止的家务，听他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不，可以说，听老头子的独白话儿。

“巴枯宁，斯拉夫人，是他妈的什么俄罗斯上流社会，很讨厌，又是贵族出身，农民出身多光荣。极端无政府主义，好啊，你们大家知道吗？”虽然小铁匠铺里，只有一家三口，还得算上他自己，老墨索里尼进入了角色，就像是在竞选议员的演说席上，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手臂在空中急速地舞动了一下，又有力地往下一摆，做了一个强调动作，头微微扬起，嘴边胡子上红葡萄酒的水滴，在油灯下闪闪发光。

或许是过于激动，或许是红葡萄酒的原因，得意忘形的老墨索里尼在做这强调动作时，本应把刚刚放下的手臂举过头顶，然后再用力向下甩，以示强调，可是说到“把国家彻底铲平！”时手臂恰好才伸到肩高，如果再按照原先的动作就会慢几拍，不协调。于是，老墨干脆把手臂向后用力一扬，握紧的拳头，头部也随之向后一仰，不由自主。

“看看你爸爸那样子，要是搞竞选，这就下台了。得了吧，有机会再

好好练练吧，也不怕儿子笑你！”妻子再也忍不住了，笑出声来。

“巴枯宁还主张放弃一切政治呢？”本尼托急忙转移话题，似乎在提醒老墨，你是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平平凡凡的一员，不是俄罗斯的巴枯宁，让老墨和巴枯宁保持一些距离，不要完全进入角色，让妈妈听了不舒服，以免节外生枝。

“对，本尼托说得完全正确”，“反对任何政治运动，你们大家听，巴枯宁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对极了！”妻子又随意扔出了一句话，并不是恶意打击老墨，也不是反对政治运动，她赞同丈夫搞议员竞选，而是由于丈夫好逸恶劳，不好好干活，才迁怒于“政治”，找机会发泄一下而已。

“女人，懂个啥！”老墨在原则性问题并不是不理不睬，有必要反戈一击了，“我要不搞什么政治运动，你会看上咱老墨，没准我要失败，你就会跟人结婚了呢！”

“老不正经的，刚才还说我开玩笑过头，你胡说什么，嘴上不干不净，不是好东西”。

老墨索里尼兴致勃勃地纸上谈兵，本尼托·墨索里尼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还反对他们的贤妻良母，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下手中的家务，倚在床边进入了梦乡，她一天从早忙到晚，太困了。

小油灯的火苗一闪一闪，就要熄灭了，似乎也有些倦意了，而父子俩却精力十足，仿佛刚来劲，高潮还没有来到。

本尼托成为大人物以后，说过如果老墨索里尼用另外一套思想来培养，也许他将走上另一条路。我们也这样认为，尽管本尼托的思想并非老墨索里尼的克隆制品，但这丝毫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志趣远大的小孩

本尼托·墨索里尼的父亲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他的母亲罗莎·玛尔托妮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一所小学担任老师，本尼托·墨索里尼是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阿尔纳多，比他小两岁，还有一个妹妹，名字叫爱维琪。

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是和谐、美满、幸福的，但是，唯一不理解的是，一家之长，老墨索里尼不务正业，没有经营他的铁匠铺，却热衷于政治活动，铁匠铺的生意日益萧条，一家人的生计没有着落，再加上老墨好吃懒做，饮酒作乐，常常债台高筑。罗莎·玛尔托妮有个姨母，算是有点财产，身后无嗣，把身后遗产全部留给了老墨一家，才帮助他们一家还清